紅樓夢/第11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一四回　王熙鳳歷幻返金陵　甄應嘉蒙恩還玉闕

卻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，赶忙起來。丫頭秉燭伺候。正要出院，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：“璉二奶奶不好了，還沒有咽氣，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。璉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，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，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，要船要轎的，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。眾人不懂，他只是哭哭喊喊的。璉二爺沒有法兒，只得去糊了船轎，還沒拿來，璉二奶奶喘著氣等呢。叫我們過來說，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。”寶玉道：“這也奇，他到金陵做什麼？”襲人輕輕的和寶玉說道：“你不是那年做夢，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，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里去么？”寶玉聽了點頭道：“是呀，可惜我都不記得那上頭的話了。這麼說起來，人都有個定數的了。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里去了？我如今被你一說，我有些懂得了。若再做這個夢時，我得細細的瞧一瞧，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。”襲人道：“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和你說話的，偶然提了一句，你便認起真來了嗎？就算你能先知了，你有什麼法兒！”寶玉道：“只怕不能先知，若是能了，我也犯不著為你們瞎操心了。”

兩個正說著，寶釵走來問道：“你們說什麼？”寶玉恐他盤詰，只說：“我們談論鳳姐姐。”寶釵道：“人要死了，你們還只管議論人。舊年你還說我咒人，那個簽不是應了么？”寶玉又想了一想，拍手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這麼說起來，你倒能先知了。我索性問問你，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？”寶釵笑道：“這是又胡鬧起來了。我是就他求的簽上的話混解的，你就認了真了。你就和邢妹妹一樣的了，你失了玉，他去求妙玉扶乩，批出來的眾人不解，他還背地里和我說妙玉怎麼前知，怎麼參禪悟道。如今他遭此大難，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，這可是算得前知嗎？就是我偶然說著了二奶奶的事情，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，只怕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。這樣下落可不是虛誕的事，是信得的么！”寶玉道：“別提他了。你只說邢妹妹罷，自從我們這里連連的有事，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。你們家這麼一件大事怎麼就草草的完了，也沒請親喚友的。”寶釵道：“你這話

又是迂了。我們家的親戚只有咱們這里和王家最近。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。咱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，所以也沒請，就是璉二哥張羅了張羅。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，你沒過去，如何知道。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，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，我媽媽原想体体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。一則為我哥哥在監里，二哥哥也不肯大辦，二則為咱家的事，三則為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邊忒苦，又加著抄了家，大太太是苛刻一點的，他也實在難受：所以我和媽媽說了，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。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媽，比親媳婦還強十倍呢。待二哥哥也是极盡婦道的，和香菱又甚好，二哥哥不在家，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。雖說是窮些，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。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悲傷。況且常打發人家里來要使用，多虧二哥哥在外頭帳頭兒上討來應付他的。我聽見說城里有幾處房子已經典去，還剩了一所在那里，打算著搬去住。”寶玉道：“為什麼要搬？住在這里你來去也便宜些，若搬遠了，你去就要一天了。”寶釵道：“雖說是親戚，倒底各自的穩便些。那里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。”

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，王夫人打發人來說：“璉二奶奶咽了氣了。所有的人多過去了，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。”寶玉聽了，也掌不住跺腳要哭。寶釵雖也悲戚，恐寶玉傷心，便說：“有在這里哭的，不如到那邊哭去。”于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里。只見好些人圍著哭呢。寶釵走到跟前，見鳳姐已經停床，便大放悲聲。寶玉也拉著賈璉的手大哭起來。賈璉也重新哭泣。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，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。眾人都悲哀不止。賈璉此時手足無措，叫人傳了賴大來，叫他辦理喪事。自己回明了賈政去，然後行事。但是手頭不濟，諸事拮据，又想起鳳姐素日來的好處，更加悲哭不已，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，越發傷心。哭到天明，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。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，王子胜又是無能的人，任他胡為，已鬧的六親不和。今知妹子死了，只得赶著過來哭了一場。見這里諸事將就，心下便不舒服，說：“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，也沒有什麼錯處，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才是。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！”賈璉本與王仁不睦，見他說些混帳話，知他不懂的什麼，也不大理他。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：“你娘在時，本來辦事不周到，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，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里。外甥女兒，你也大了，看見我曾經沾染過你們沒有！如今你娘死了，諸事要聽著舅舅的話。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。你父親的為人我也早知道的了，只有重別人，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，我雖不在京，聽見人說花了好些銀子。如今你娘死了，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嗎！你也不快些勸勸你父親。”巧姐道：“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，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。現在手里沒錢，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。”王仁道：“你的東西還少么！”巧姐兒道：“舊年抄去，何嘗還了呢。”王仁道：“你也這樣說。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，你該拿出來。”巧姐又不好說父

親用去，只推不知道。王仁便道：“ 哦，我知道了，不過是你要留著做嫁妝罷咧。 ”巧姐聽了，不敢回言，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。平兒生氣說道：“ 舅老爺有話，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，姑娘這麼點年紀，他懂的什麼。 ”王仁道：“ 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，你們就好為王了。我并不要什麼，好看些也是你們的臉面。 ”說著，賭氣坐著。巧姐滿怀的不舒服，心想：“ 我父親并不是沒情，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，如今說得這樣乾淨。 ”于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。豈知王仁心里想來，他妹妹不知攢積了多少，雖說抄了家，那屋里的銀子還怕少嗎。 ”必是怕我來纏他們，所以也幫著這麼說，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。 ”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。

賈璉并不知道，只忙著弄銀錢使用。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，里頭也要用好些錢，一時實在不能張羅。平兒知他著急，便叫賈璉道：“ 二爺也別過于傷了自己的身子。 ”賈璉道：“ 什麼身子，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，這件事怎麼辦！偏有個糊涂行子又在這里蠻纏，你想有什麼法兒！ ”平兒道：“ 二爺也不用著急，若說沒錢使喚，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，在里頭。二爺要就拿去當著使喚罷。 ”賈璉聽了，心想難得這樣，便笑道：“ 這樣更好，省得我各處張羅。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。 ”平兒道：“ 我的也是奶奶給的，什麼還不還，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。 ”賈璉心里倒著實感激他，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，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。秋桐看著心里就有些不甘，每每口角里頭便說：“ 平兒沒有了奶奶，他要上去了。我是老爺的人，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。 ”平兒也看出來了，只不理他。倒是賈璉一時明白，越發把秋桐嫌了，一時有些煩惱便拿著秋桐出氣。邢夫人知道，反說賈璉不好。賈璉忍氣。不題。

再說鳳姐停了十餘天，送了殯。賈政守著老太太的孝，總在外書房。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，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里，時常陪著說說話兒。提起“ 家運不好，一連人口死了好些，大老爺和珍大爺又在外頭，家計一天難似一天。外頭東庄地畝也不知道怎麼樣，總不得了呀！ ”程日興道：“ 我在這里好些年，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。一年一年都往他家里拿，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夠一年了。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，外頭又有些債務，前兒又破了好些財，要想衙門里緝賊追贓是難事。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，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，派一個心腹的人各處去清查清查，該去的去，該留的留，有了虧空著在經手的身上賠補，這就有了數兒了。那一座大的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。這里頭的出息也不少，又不派人管了。那年老世翁不在家，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，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里。這都是家人的弊。此時把下人查一查，好的使著，不好的便攆了，這才是道理。 ”賈政點頭道：“ 先生你所不知，不必說下人，便是自己的侄兒也靠不住。若要我查起來，那能一一親見親知。況我又在服中，不能照管這些了。我

素來又兼不大理家，有的沒的，我還摸不著呢。”程日興道：“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，若在別家的，這樣的家計，就窮起來，十年五載還不怕，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夠了。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。”賈政道：“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，便了不得了，只好自己儉省些。但是冊子上的產業，若是實有還好，生怕有名無實了。”程日興道：“老世翁所見极是。晚生為什麼說要查查呢！”賈政道：“先生必有所聞。”程日興道：“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，晚生也不敢言語的。”賈政聽了，便知話里有因，便歎道：“我自祖父以來都是仁厚的，從沒有刻薄過下人。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。在我手里行出主子樣兒來，又叫人笑話。”

兩人正說著，門上的進來回道：“江南甄老爺到來了。”賈政便問道：“甄老爺進京為什麼？”那人道：“奴才也打聽了，說是蒙圣恩起复了。”賈政道：“不用說了，快請罷。”那人出去請了進來。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，名叫甄應嘉，表字友忠，也是金陵人氏，功勳之後。原與賈府有親，素來走動的。因前年挂誤革了職，動了家產。今遇主上眷念功臣，賜還世職，行取來京陛見。知道賈母新喪，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，所以先來拜望。賈政有服不能遠接，在外書房門口等著。那位甄老爺一見，便悲喜交集，因在制中不便行禮，便拉著了手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，然後分賓主坐下，獻了茶，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。賈政問道：“老親翁幾時陛見的？”甄應嘉道：“前日。”賈政道：“主上隆恩，必有溫諭。”甄應嘉道：“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，下了好些旨意。”賈政道：“什麼好旨意？”甄應嘉道：“近來越寇猖獗，海疆一帶小民不安，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。主上因我熟悉土疆，命我前往安撫，但是即日就要起身。昨日知老太太仙逝，謹備瓣香至靈前拜奠，稍盡微忱。”賈政即忙叩首拜謝，便說：“老親翁即此一行，必是上慰圣心，下安黎庶，誠哉莫大之功，正在此行。但弟不克親睹奇才，只好遙聆捷報。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，會時務望青照。”甄應嘉道：“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？”賈政道：“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，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，結褵已經三載。因海口案內未清，繼以海寇聚奸，所以音信不通。弟深念小女，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，拜懇便中請為一視。弟即修數行煩尊紀帶去，便感激不盡了。”甄應嘉道：“兒女之情，人所不免，我正在有奉托老親翁的事。日蒙圣恩召取來京，因小兒年幼，家下乏人，將賤眷全帶來京。我因欽限迅速，晝夜先行，賤眷在後緩行，到京尚需時日。弟奉旨出京，不敢久留。將來賤眷到京，少不得要到尊府，定叫小犬叩見。如可進教，遇有姻事可圖之處，望乞留意為感。”賈政一一答應。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，就要起身，說：“明日在城外再見。”賈政見他事忙，諒難再坐，只得送出書房。

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里代送，因賈政未叫，不敢擅入。甄應嘉出來，兩人上去請

安。應嘉一見寶玉，呆了一呆，心想：“這個怎麼甚象我家寶玉？只是渾身縞素。”因問：“至親久闊，爺們都不認得了。”賈政忙指賈璉道：“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侄兒。”又指著寶玉道：“這是第二小犬，名叫寶玉。”應嘉拍手道奇：“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銜玉生的愛子，名叫寶玉。因與小兒同名，心中甚為罕异。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，不在意了。豈知今日一見，不但面貌相同，且舉止一般，這更奇了。”問起年紀，比這里的哥兒略小一歲。賈政便因提起承屬包勇，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。應嘉因屬意寶玉，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妥，只連連的稱道：“真真罕异！”因又拉了寶玉的手，极致殷勤。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，急須預備長行，勉強分手徐行。賈璉寶玉送出，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。及至登車去後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，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。

賈政命他二人散去。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帳目。寶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訴了寶釵，說是：“常提的甄寶玉，我想一見不能，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。我還聽得說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，要來拜望我老爺呢。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，我只不信。若是他後兒到了咱們這里來，你們都去瞧去，看他果然和我象不象。”寶釵聽了道：“嗳，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留神了，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，還叫我們瞧去嗎！”寶玉聽了，知是失言，臉上一紅，連忙的還要解說。不知何話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